

# 爱情传奇背后的东方主义

## ——论赛珍珠的小说《曼荼罗》中的殖民话语

王 春 景

(河北师范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河北 石家庄 050024)

**摘 要:**赛珍珠的长篇小说《曼荼罗》以上世纪60年代的印度社会为背景,以王公扎嘎特与美国女人布鲁克的爱情为主线,描写了背负传统的印度人对西方的倾慕和追求。作品中的人物关系设置表现了作者复杂的东方观,一方面,作者以爱情传奇表现了东方对西方的渴求以及西方对东方的启蒙,另一方面,东方又扮演了精神拯救者的角色。看似矛盾的逻辑以及充满欲望的东方形象背后,是赛珍珠的西方文化立场和殖民话语。

**关键词:**赛珍珠;《曼荼罗》;印度题材;东方主义

**中图分类号:**I 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587(2014)01-0090-05

在书写东方的西方作家中,赛珍珠是一个特殊的存在,也是一个饱受争议的作家。有的学者把她视为一个改变了美国的中国观的作家,一个超越了西方中心主义,超越了西方对东方的刻板印象的作家,一个主张东西方文化融合的作家,是东西方文化之间的“人桥”。有的学者从后殖民理论出发,在赛珍珠的中国题材作品中发掘其西方文化的立场和价值观。双方的看法针锋相对,有时候似乎有剑拔弩张的气氛。学者的善恶情感在学术研究中虽不可避免,但客观辩证的认识是非常必要的。关于赛珍珠对中国乃至东方的态度要进行全面的审视,不可轻易否定,更不能无原则地肯定或者不顾事实地拔高。本文从细读长篇小说《曼荼罗》(Mandala, 1970)出发,为了解赛珍珠晚年的文化立场提供一或许有益的佐证。这是一部意义丰富的作品,表现了赛珍珠在老年对东方的理解,其中作家对印度的想象充溢着激情和爱欲,而在爱情传奇背后的文化逻辑却有着很浓重的殖民色彩,引人深思。

### 东方:爱情的茫然与饥渴

《曼荼罗》的副标题是“一部有关印度的小说”,小说以独立之后的印度为背景,以阿玛朴尔邦(Am-

arpur)的王公扎嘎特(Jagat)一家为中心,讲述了扎嘎特,他的妻子莫缇(Moti),女儿维拉(Veera)及儿子扎伊(Jai)的故事。印度独立之后,王公扎嘎特一家的生活发生很大变化。虽然他们还住在王宫里,还拥有大量的仆人,但不再拥有独立前的特权,土地权利也受到限制。为了解决经济问题,在美国人伯特·奥古斯德的建议下,扎嘎特计划把世代相传的王宫改造成专为西方人服务的豪华宾馆。在王宫改造工程的背景下,作品描写了王公及其妻子莫缇,女儿维拉的情感纠葛。其情节延续了赛珍珠一贯的通俗风格,可以概括为东西方的爱情传奇。故事发生的背景是中印边界冲突的上世纪60年代,但中印战争及参加战争的扎伊并不构成主题的重要因素,其结构功能要胜过主题功能。作品中最突出的是一个爱情传奇,是在古堡里不断游荡的欲望,历史色彩并不鲜明。

非常巧合且耐人寻味的是,作品中的爱情都发生在东方人与西方人之间,扎嘎特与美国女人布鲁克,莫缇与英国神父,维拉与美国人奥古斯德,他们或者是东方男人与西方女人,或者是东方女人与西方男人。而且,作家突出了东方人爱情的迷惘,东方人对西方人的追求,以及在追求中对爱 and 自我的

收稿日期:2013-10-25

作者简介:王春景(1973-),女,河北衡水人,副教授,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进站人员,主要从事比较文学与东方文学研究。

发现。

王公扎噶特对美国女人布鲁克一见钟情,他在这个自由的美国女人身上发现了女人也是一种精神存在,也体会到他所认为的真正的爱情。布鲁克让他看到自己婚姻生活的平淡无味,中年的他被这个美国女人吸引,如同卷入了激情的漩涡。扎噶特与布鲁克的相见是非常偶然的。扎伊阵亡之后,他去前线打听儿子阵亡的情况,在孟买的旅馆碰见了布鲁克。第一次相见时,布鲁克在宾馆弹钢琴,扎噶特被琴声吸引。临别时很随意地向布鲁克发出了邀请,希望她能到他的王宫来。他返回王宫没多久,布鲁克追随而至。他们之间没有多少机会在一起,但王公一直在夜里注视着布鲁克住的房间。布鲁克在与王公的妻子和女儿交谈之后,意识到自己不能和王公在一起,就离开了王宫。扎噶特在布鲁克走后,突然意识到自己爱上了她,他以寻找儿子为借口,去寻找布鲁克,并最终在孟买的旅馆与之结合。

扎噶特的妻子莫缇迷恋上英国神父弗朗西斯·保罗(Francis Paul)。弗朗西斯·保罗到印度传教,他是王公家的常客。莫缇逐渐把他看作了自己的精神导师,并在相处中感受到从未有过的幸福。因为莫缇觉得只有保罗才把她当作一个有灵魂的人,这在莫缇是从未有过的经验。她感到快乐,同时又有罪恶感。

维拉的生活也被一个美国青年打乱。维拉的婚事已经由父亲安排好,她即将和另外一个土邦王的儿子拉吉结合。维拉不知道如何接受这种包办婚姻,她看到自己的大学同学都在议论爱情,议论着好莱坞杂志上人物们的爱情,她认为那是印度所不存在的爱。在等待婚礼期间,维拉与美国青年奥古斯德互相吸引,经常买通船夫夜间与奥古斯德约会。

扎噶特和莫缇对西方人的追求有着相似的情感体验,他们爱上的美国女人及英国男人,都成为他们发现自我,发现爱情的中介。而他们的发现本身也是对过去的情感及存在的否定。

在一次四人晚宴上,扎噶特对布鲁克情欲炽烈,终于找准机会带布鲁克离开,留下莫缇与保罗单独相处。莫缇无法抑制自己的情感,她敞开心扉向保罗倾诉:“过去我从未爱过任何人,一次也没有,你懂吗?此刻我知道我爱你。”<sup>[1](P323)</sup>虽然来自不同的文化,这个西方男子还是彻底打破了她心中的壁垒,唤醒了她的爱。

小说对扎噶特的爱情心理描写更加耐人寻味。扎噶特好像是在经历初恋,好像这个有儿有女且马

上要做岳父的男人之前从没有爱过,甚至从来不知道什么是爱。在布鲁克走后,王公有一段心理活动:

现在她走了。他失去她了。他转身从窗口离开,呻吟着。肯定他没有陷入爱情!那对他的人生来说太荒唐,太意外了。但是,之前他从来没有对一个女人有这种半是生气,半是沮丧的需要。对于女人,是的——他有他的女人,他也知道迷恋,但是从未有这样深深的饥渴。<sup>[1](P232)</sup>

在和布鲁克结合之后,扎噶特开始反思自己的生活。他认为自己之前和女人的结合都与爱无关。“这一次,与她,不能像过往的任何一次。它必须是他从未有过的,或者什么都不要。这种欲望不同于任何其他的欲望。他不能只因为身体的满足而满足,不只是这一次。”<sup>[1](P296)</sup>可见,王公与布鲁克的关系不仅仅是男女两性之间的自然关系,作家的描写中浸润着鲜明的文化意识。在扎噶特心中,布鲁克是一个有精神的女人,是一个完整的人,不同于之前他所经历过的作为肉体存在的印度女人。因此,王公对这个西方女人不仅仅是像对待印度女人那样拥有她的身体,他迷恋她,他的精神被她吸引。

维拉对奥古斯德也充满了新奇的渴望:“在窄窄的走廊里,他们站着,注视着对方,彼此离得那么近。她看起来极为温顺,但她在期待,或者等待,他对她做些什么。”<sup>[1](P242)</sup>但是美国男人对印度女人的看法却大相径庭,小说中写到,奥古斯德在印度如同在自己国家一样,但是他看待印度人却充满了不解,认为这是和他的同族人完全不同的人。在谈到印度女人时有这样的描写:“这种情况从未在他身上出现过,那就是他能够把一个印度女性看作一个女人。”<sup>[1](P243)</sup>当感觉到维拉对他有所期望,他告诫自己“冷静,你来印度不为别的,是来做生意的。”<sup>[1](P244)</sup>

在几对爱情关系中,东方人对西方人充满了爱的向往。无论是扎噶特对布鲁克,莫缇对神父,维拉对奥古斯德,都充满了爱的向往,甚至是饥渴。西方人让他们体验了真正的爱,因为有这样的体验,他们都否定了自己过去的爱情。扎噶特与莫缇否定了他们几十年的婚姻,维拉否定了即将来临的婚姻。传统的东方社会,似乎已经失去爱的能力,而来临的西方人,扮演了爱的启蒙者的角色。东方人不懂得爱,东方人的婚姻中只剩下性和家族意志,现代东方在走向独立存在的过程中充满欲望和迷惘,这就是赛珍珠对东方的想象。

很显然,小说中的爱情描写,隐含着对东西方以及东西方女性的等级判断:西方女人是有精神追求的,是独立的个体,是可以给男人带来精神愉悦的存在,而东方女人只是肉体的存在,她们无法进入男人的内心,更无法给予男人精神的安慰,只是被消费的对象。作家在看待西方与东方女性的时候,明显地表现出优与劣,理智与感性,独立与依附的二元对立。后殖民学者莫汉蒂研究了西方女性主义历史,批判了西方女性主义学者在看待东方女性时的刻板认识,她们主观地把东方女性看作一个整体,把东方女性同质化,忽视了其内部存在的诸多差异,而且,把东方女性与第三世界的诸多特征联系起来,那就是“无知的,贫穷的,受愚昧文化约束的,宗教的,驯服的,家庭倾向的,受害的等等”,从而过着本质上残缺的生活。莫汉蒂指出,“在我看来,这恰恰是作为受教育的,现代的,可以控制她们自己身体的,‘自由’做出决定的西方女性的自我表现形成鲜明对比。”<sup>[2](P141)</sup>可见,在对东方女性的看法上,赛珍珠与许多西方学者或者作家一样,没有跳出东方主义的藩篱。

### 东方:灵的涌动与启迪

《曼荼罗》除了描写西方人对印度人爱的启蒙,也描写了印度与西方人之间更为复杂的精神交往。印度,不仅仅拥有沉重的肉身,同时还拥有神秘的,庞杂的,难以理解和掌控的精神文化传统。而后者,对现代西方人,对于小说中的布鲁克,构成了强烈的吸引。小说被命名为曼荼罗(mandala)也在突出印度古老文化的神秘。曼荼罗,是印度教及佛教用语,指一种神秘的图案和符号。印度人认为它蕴含着神秘的真理,可帮助人们认识自我,认识宇宙。而印度作为精神启迪者的形象更多地来自于古代印度文明,因此,作家的描写中,对古代的欣赏和追求与对现代的否定与拒绝是一体的两面。

小说中布鲁克与印度的关系深刻地体现了古老印度的文明在西方世界的精神启迪者形象。布鲁克来印度并非旅游,而带有精神求索的目的。小说描写她的生活一直处于漫游状态,空虚无聊,她认识到现实与梦想的差距,可是对真理依然渴求。“最终,她相信只有在一个古老的国家才能找到现实,因此她来到古老亚洲的发源地——印度”。<sup>[1](P159)</sup>她希望在印度发现自己丢失的自我。她对扎嘎特解释她来印度的原因:“我想,我来到印度,因为我厌倦了我自己这一代人。我厌倦了自作聪明,巧舌如簧,颓废的

音乐和节奏,可笑的舞蹈。总之,我厌倦了对任何事的无所谓态度——不在乎生命,也不在乎死亡,不在乎过去,也不在乎现在,甚至未来。”<sup>[1](P181)</sup>布鲁克是现代都市人的典型代表,在美国总是有身世飘零之感,找不到自己的家园,她怀着寻找精神家园,寻找自我的憧憬来到印度。

但是作家从哪些印度文明来确定拯救西方虚无的道路呢?小说主要写到的的是生命的轮回学说。在美国的时候,布鲁克就深深地记得一句话“今天的厌恶和同情,一见钟情式的突然吸引,没有意义的突然的反感——所有这些都归因于已被埋葬的过去,同时,明天的事情是可以预知的,明天就这样被今天的行为规定了,甚至微不足道的事情——”<sup>[1](P160)</sup>虽然小说中说这是一位英国人写的话,但其中蕴含的因果轮回观念是十分突出的。

布鲁克来到印度后,所看到的、经历的一切使她深深相信了因果轮回的观念。她跟随扎嘎特到喜马拉雅山麓,听一位喇嘛讲述了转世的理论。听完之后,布鲁克眼中充满了泪水,她坚信存在着因果轮回,存在着转世的灵魂。

布鲁克在与平民百姓聊天时,也体会到因果轮回观念在印度的普遍存在。一次,她在路上遇见一位老人,老人的谈话反映了印度民间盛行的因果轮回观念,他们用因果轮回解释一切。一位母亲在给小孩洗澡,孩子挣扎着不愿意洗,老人告诉布鲁克,这是有原因的,任何简单的事情都是有意义的,可能这个孩子前生是淹死的,所以他怕水,他不愿意靠近水。这些经历加重了布鲁克对灵魂轮回的信仰。

因为相信了喇嘛的话,布鲁克一直在寻找扎伊的再生。因此,她特别注意孩子,见到孩子就停下来。后来她拿了扎伊小时候玩过的玩具,到街上去,因为她相信扎伊的再生会记得前生爱的玩具。偶然她看到一个孩子,她感到似曾相识,孩子选了扎伊小时候爱玩的老虎爪。她坚信,这个孩子是扎伊的转世。在离开印度时,她写信告诉了扎嘎特自己的想法,并把这个消息当作献给他的礼物。

印度之旅使她找到了爱的激情,使她体验了生命的深远。在因果轮回的想象里,她感觉自己的生命与神秘的宇宙有了联系。当她相信灵魂的存在与不断的流转,就肯定了精神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不再迷惘和虚无。对这种神秘信仰的皈依使布鲁克获得了现实中的归属感,印度的文化精神对于这个西方人具有了心灵疗治的意义。

然而布鲁克没有选择印度,最终离开了。“我想

我要走了,我是说,回到美国。我刚刚开始理解,我不属于这里,真的。我爱它并且会一直爱它——但是我不属于它。如果我留下来,我会失去我的爱。”<sup>[1](P358)</sup>布鲁克最终的放弃,又使之前印度具有的精神力量被解构了。也就是说,只有在想象里,只有相隔遥远的距离,才能把印度当作一个精神启示的源泉,而现实的印度,则充满了贪婪和混乱。布鲁克要到印度寻找生活的真实感,摆脱虚无感,但她所得到的安慰来自古老的传统,而非现实的印度。

### 矛盾背后的殖民文化逻辑

一方面把西方看作东方的启蒙者,另一方面又把印度看作西方的精神拯救者,这一似乎自相矛盾的论述背后,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殖民意识,一种西方优越的观念。古老的精神文明其实成为了现实印度的否定性存在,在印度走向独立的过程中,传统只是作为西方的观赏对象存在,现实的印度,只是在倾慕西方。

赛珍珠与其他西方作家的不同,在于其与东方较为切近复杂的关系。因为有长期在中国生活,浸润中国文化的经历,她获得了其他西方作家所缺少的对东方的理解。“半个多世纪以来,提起美国女作家赛珍珠的名字,欧美人固然扶帽沿,翘大拇指,东方人更肃然起敬。原因是她跟东方人的关系太密切了。她大部分作品中,无论是小说、剧本、散文、政论、或传记叙述,没有一本不是以东方为中心为背景的。”<sup>[3](P68)</sup>

赛珍珠与中国的密切关系自不必提,她对其他东方国家也很关注。1934年,她与第一任丈夫离婚,当天嫁给了约翰·戴公司总经理理查德·弗·威尔士,在此前一年,她与理查德开始了亚洲之旅,足迹遍及越南、柬埔寨、泰国、缅甸和印度<sup>[4](P171)</sup>。理查德是《亚洲》杂志的主编,后来赛珍珠加入该杂志,经常写作有关亚洲的散文和小说。曾创作朝鲜历史小说《活芦苇》,写作《印度人的疑问》。1962年4月,因为要改编印度作家R. K. 纳拉扬的长篇小说《向导》,她第二次来到印度。赛珍珠两次赴印旅行,背景是有很大区别的,第一次,她和自己的出版人,未来的第二任丈夫同行,那是一次浪漫之旅。第二次,是为了小说的改编,她对印度有了更多的接触。印度在她的心里,饱含着爱的记忆。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78岁的作家写起以印度为背景的小说《曼荼罗》,作品中依然充满着爱的激情。

赛珍珠自认为中国是她的第二故乡,她与中国

的关系常被人们津津乐道。但是,赛珍珠在40年代离开中国后,渐渐地进入美国的社会和文化,获得了美国文化的视角,她的创作也转向以美国为题材。这一视角的转换,或者说这一视角的双重性是我们讨论《曼荼罗》时必须注意的,就像论者所指出的,“在她文学创作生涯的中流,她不得不转向西方,转向她自己的国家美国。她转换题材,创作以美国社会为背景的小说,她变成了另一个人,变成了一个新的美国人。”赛珍珠以约翰·沙杰士的笔名开始发表作品。她在序言中说:“我现在置身于我自己国家的家里,我的根已经扎下很深,我已经愈来愈熟悉我自己的人民。”<sup>[3](P59)</sup>

创作环境的改变,文化立场的转移,赛珍珠的东方题材创作中融入了越来越明显的西方优越感和美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如作品中写到新中国的地方不免有些主观臆断,与其30年代的中国题材作品有了很大不同。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作品中的男女爱情中,西方人都是被倾慕的对象。其实不仅仅是在爱情故事中,其他很多因素都体现了赛珍珠这一认识。她笔下的王公扎嘎特,是一个比较西化的贵族,他使用英语,送儿子去英国留学,接受美国人奥古斯德的建议改造王宫,奥古斯德似乎成为他进入现代生活的导师。从内部装饰,到捕杀王宫外面河里的鳄鱼,到仆人的培训,他都完全听从奥古斯德的建议。他认为,印度要想拥有创造性,必须与西方结合。“我们没有任何新的东西,直到接受西方音乐的洗礼。就像其他任何事一样,我们印度人不能逃脱我们的传统。过去依然是我们的牢狱。”<sup>[1](P202)</sup>他甚至认为只有使用英语才能与妻子沟通,才能表达爱意。“像往常一样,他习惯性地用英语呼唤,因为他的语言不是她的,正是通过英语他们可以表达他们最深刻的思想和他们的爱。”<sup>[1](P15)</sup>

有学者指出,即使在其熟悉的中国题材作品中,也有鲜明的西方文化立场,“她的读者对象也是美国人或西方人,她选择中国人的生活为她创作的主要内容,是因为她从小生于斯、长于斯,熟悉中国的风土民情。但当她评价这些生活时,西方的价值观却无时不在充当评判的标准……东方文化在其文化思想中是表层,是外化,而西方文化则是实质,是内核。”<sup>[4](P50)</sup>笔者认为,这一评价还是比较中肯的。也有学者研究了其小说《结发妻》、《分家》、《群芳亭》、《庭院中的女人》以及其《水浒传》翻译中的西方价值立场。由此观之,其晚年的小说《曼荼罗》中东方对西方的倾慕并非偶一为之,而是之前文化立场的自

然延续,而她对印度的熟悉程度远远低于对中国的了解,因此其东方主义的立场更鲜明地表现出来。

在赛珍珠笔下,西方扮演的依然是印度的救世主的角色。王公对英国的殖民统治感恩戴德,甚至常常怀念;现实中,美国又成为解决现实经济问题的伙伴。赛珍珠虽然在作品中对印度女性的命运有所

同情,对民众的贫穷有所担忧,但其主干故事反映的文化立场,依然是西方中心观念,东西方关系依然是不平衡的。古老的东方虽然拥有神圣的悠久的信仰,但现实是冷漠枯涩的,她需要被西方唤醒,需要被西方激发,从而获得生命的更新。这是古老的殖民逻辑,只是拥有了浪漫的散发着欲望的外衣。

#### 参考文献:

- [1] Pearl S. Buck, *Mandala: a Novel of India*, Moyer Bell, Kingston, Rhode Island & Lancaster, England, 2004.
- [2] 钱德拉·塔尔佩德·莫汉蒂. 在西方人的眼里:女权主义学术成果与殖民主义的论述[A]. 王昌滨译. 女权主义理论读本[C].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 [3] 黄文湘. 赛珍珠的文学世界[J].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 1995(2).
- [4] 希拉里·斯波林著. 埋骨——赛珍珠在中国[M]. 张秀旭, 靳晓莲译. 重庆:重庆出版社,2011.
- [5] 姜德成, 仪爱松. 文学与他者:赛珍珠的两个世界和双重文化视角[J]. 前沿, 2010(16).

## On the orientalism in *Mandala* by Pearl S. Buck

WANG Chun-jing

(School of Chinese,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Shijiazhuang, Hebei 050024, China)

**Abstract:** The novel *Mandala* by Pearl Buck bases on the India of 1960s, depicting a love affair between an Indian prince and an American woman, and thus revealing the traditional Indian love of the west. The complicated plots and characters reflect the oriental view points and western enlightening. The controversial logics and the oriental images speak for the colonial discourses of the novelist.

**Key words:** Pearl S. Buck; *Mandala*; Indian theme; orientalism

[责任编辑 刘德兴]